

與時間賽跑 與生命賽跑

——搶救性尋訪抗戰老兵刻不容緩

今年是「七七事變」80周年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2周年，當年那些經歷過殘酷抗戰的老兵們如今已經老去，由於種種原因，一部分老兵的生活窘迫，遭遇令人唏噓。所幸，從國家層面到社會組織已越來越關注老兵們的生活狀況，更有諸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民主黨派成員及義工們多年為此奔走呼籲，並以各種形式開展搶救性的尋訪、採集工作。全國政協委員、長沙市政協副主席、民革長沙市委主委朱建軍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表示，應從國家層面設立「抗戰老兵」關愛基金救助抗戰老兵，讓抗戰老兵老有所養、老有所醫。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王曉雪 北京報道

當年在抗日戰場上奮勇殺敵的英雄兒女，如今都已是耄耋老人，尋訪抗戰老兵成爲一場與時間賽跑的「戰爭」。朱建軍告訴記者，時至今日，倖存抗戰老兵已爲數不多。據初步統計，目前全國倖存抗戰老兵總數不過萬名，主要散佈在湖南、廣東、四川、雲南、河南、廣西、貴州、新疆等省區，尤以湖南省數量較多。

「以湖南爲例，目前湖南在冊倖存抗戰老兵約1,000餘名，平均年齡96歲以上，已近風燭殘年，正呈加速度趨勢離世。」朱建軍說。據統計，自2013年7月至2017年6月底，長沙倖存抗戰老兵從288人遞減爲162人，共計去世126人，佔倖存老兵的43.75%。「老兵「歸隊」速度讓人揪心。」朱建軍爲此深感擔憂。

疾病致老兵淒涼晚景雪上加霜

然而，由於歷史原因，大多數抗戰老兵無工資、無穩定生活來源，貧病交加，僅靠政府發放的微薄生活扶助金（如：湖南根據各地州市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爲抗戰老兵發放400元至800元/月的生活援助金）和民間組織捐助艱難度日。

「突發的疾病、高額的醫療費用使已近風燭殘年的抗戰老兵淒涼晚景雪上加霜。」朱建軍舉例稱，「2015年11月去世的抗戰老兵林協順，長年忍受痛病的折磨卻無錢治療；又如，2017年1月去世的抗戰老兵章偉，因無錢支付高額的醫療費用，醫院只能縮減對他必要的治療藥物；再如，抗戰老兵王運泉2016年骨折住院，先後花去醫療費五萬餘元，民間組織通過義賣雞蛋、網絡眾籌等各種方式才爲他繳納完醫療費。」

關愛老兵：民間行爲上升爲國家行動

在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閱兵的前夕，多位政協委員通過提案、社情民意等渠道，積極向中共中央、國務院建議，抗戰老兵閱兵方陣中應有部分國民黨老兵，這一建議得到了中共中央、國務院的認同和採納。

2015年9月3日，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的閱兵典禮上，由300餘名抗戰老兵、英烈子女、抗戰支前模範組成的2個乘車方隊，行進在受閱方隊最前面緩緩駛過天安門。這也是國共兩黨抗戰老兵首次一起接受檢閱，他們中，抗戰老兵平均年齡90歲，最年長的102歲。

「將國民黨抗戰老兵納入閱兵方陣是高瞻遠矚、尊重歷史的決定，體現了黨和政府的寬廣胸懷。我認爲，2015年9月3日，在抗戰勝利70周年的閱兵典禮上抗戰老兵（包括部分國民黨老兵）參加閱兵方陣充分表明了，這場源自民間公益組織和社會各界愛心人士共同推動的關懷抗戰老兵的行動，上升到了國家行動的高度。」朱建軍告訴記者。

籲設「抗戰老兵」關愛基金

朱建軍認爲，應從國家層面設立「抗戰老

兵」關愛基金救助抗戰老兵，讓抗戰老兵老有所養、老有所醫。

他建議，由政府撥付資金，設立「抗戰老兵」關愛基金，建立關愛抗戰老兵的長效機制。同時明確關愛基金審核部門、資助對象、申請條件。由民政部負責基金的監督、管理、審核、撥付，基金資助對象爲經過確證登記在冊的抗戰老兵；可以由抗戰老兵本人、家屬或相關公益團體提出資助申請，此外，也要明確關愛基金用途。基金應可用於保障抗戰老兵自願、優先進入敬老院、福利院；可用於購買社會服務，支持、鼓勵、引導社會組織繼續對抗戰老兵進行專項幫扶救助。

老兵最需：生活補助、免費養老和安葬

在多次的調研走訪中，朱建軍發現，當前抗戰老兵最需要的當屬生活補助、免費養老、免費安葬三個層面的關懷。爲此，2017年5月，民革長沙市委聯合長沙慈善會、深圳市龍越慈善基金會、長沙市黃埔後裔聯誼會、「湖南老兵之家」共同爲登記在冊且有需求的長沙籍倖存抗戰老兵提供生活補助、免費養老、免費安葬等一系列生前、身後的全覆蓋式的關懷服務，這在全國尚屬首例。

「在設立『抗戰老兵』關愛基金的同時，還應從全國層面推進抗戰老兵『百年身後安撫計劃』。」朱建軍表示，首先由民政部門出方案，在全國層面推動「抗戰老兵百年身後安撫計劃」的實施，做好抗戰老兵特別是無子女和家庭特別困難抗戰老兵的百年之後免費安葬工作。並充分尊重抗戰老兵本人及家屬意願，由相關部門組織重新選址或依託現有公墓（陵園）爲抗戰老兵規劃專門的墓區，統一陵園墓碑格式——鐫刻抗戰老兵姓名、生卒時間、部隊番號及主要抗戰事跡，建設「抗戰老兵陵園」。「還可依託各地抗戰歷史，將各地已建或擬建設的抗戰老兵陵園打造成一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供後人憑弔、瞻仰抗戰先烈。」朱建軍說。



2015年9月3日，在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的閱兵典禮上的抗戰老兵乘車方隊。資料圖片

用鮮活歷史讓青年了解老兵

搶救性地收集倖存抗戰老兵親歷、親見、親聞的「三親」史料，並做好史料的宣傳、使用，作爲愛國主義教育的生動、鮮活的素材，是社會使抗戰老兵不被遺忘的有效途徑之一。而抗戰遺址作爲中國紀念性遺產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承載着中華民族的血淚史和奮發史，值得國人銘記。

籲加大抗戰遺址、烈士陵園保護

據統計，目前中國有涉及日本侵華及中國抗日戰爭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84處，遍佈全國2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其中重慶、遼寧、山東、江蘇、山

西、四川、陝西等省市都在10處以上。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有些地方由於商業開發或年久失修，一些抗戰遺址屢遭破壞，甚至面臨消失的危機。

而現今，青少年對抗戰老兵的了解卻知之甚少。江近生告訴記者，在國家興亡面前，所有抗戰人士都是英雄，應教育年輕人樹立起碼的國家觀。在朱建軍看來，應注重從創新、拓寬青少年的學習渠道和方式上，讓他們更多地了解歷史、了解老兵。他認爲，應加大對抗戰遺址特別是抗戰烈士陵園的保護、修繕、恢復的力度，用這些「鮮活」的歷史讓青少年銘記歷史、了解老兵。

善用新媒體講述抗戰歷史

「要用好、用活鄉土抗戰歷史、老兵事跡，讓青少年學生多了解、學習一些身邊的抗戰歷史、抗戰老兵。」朱建軍認爲，同時也要把握好青年一代的學習、認知特點，用好、用活網絡媒體，「當前青少年是在網絡時代特別是自媒體時代成長起來的一代，他們接受、認知知識的渠道有鮮明的時代特點，除通過教科書、紀錄片、博物館等方式之外，還可以結合現代的媒體信息技術，比如把抗戰歷史、老兵事跡的一些圖片、視頻等資料，通過微信公眾號、QQ群等方式，傳遞給青少年學生。」

眾人拾柴 溫暖遲暮老兵

鏡頭中，一位病情危重的老兵躺在簡陋的病房中。老兵的兒子說：「一位護士問我，聽說你父親是抗戰老兵，怎麼不找位護工。我說家裡沒錢了，看病吃藥的錢也是義工捐的。得知父親是原國民黨抗戰老兵，那位護士說，那是你的父親走錯了路。這句話對我觸動很深，我就納悶了，在國家危亡的時候，我的父親站出來抗日打鬼子，怎麼叫走錯了路？」

這是在民革黃山市委會協助下，黃山市關愛老兵義工團隊拍攝的抗戰老兵紀錄片《最後一次集合》中的一幕場景。「原國民黨抗戰老兵最希望他們的歷史貢獻得到承認。」民革黃山市委主委江近生認爲應還他們抗日英雄的身份，並每月給予一定的特別退休待遇，解決他們的看病之憂，「此外，趁他們還健在，應抓紧整理保存歷史真實檔案。」

「抗戰老兵以前是按天過，現在就要按秒過了。關愛老兵，是與時間賽跑，與生命賽跑。」江近生告訴記者，中央和社會各界都越來越重視關愛抗戰老兵工作，特別是在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時爲老兵頒發勳章、發放經濟補助、邀請出席紀念活動等。「民革作爲與原國民黨有淵源的參政黨，爲抗戰老兵做一些事情是理所應當的，但比起老兵爲中華民族作的貢獻、經受的波折、窘迫的現狀，又是微不足道的。」

國民黨抗戰老兵納入優撫對象

隨着抗戰正面戰場的歷史作用逐漸得到肯定，國家在養老、醫療等方面加大了對國民黨抗戰老兵的社會保障力度。

2013年6月4日，民政部發文將原國民黨抗戰老兵列入優撫對象。而當年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劉曉提交的《關於對全國抗戰老兵進行生活救助的建議》，正是背後的推動力量之一。

2015年8月，國家又向符合條件的國民黨抗戰老兵每人發放5,000元慰問金。全國多地建起了紀念抗戰正面戰場的場館，並將國民黨將士納入抗日英烈名錄中。這對許多老兵的心理都是莫大的安慰。「抗戰老兵是愛國主義教育的『活化石』，關愛抗戰老兵有利於社會和諧，有利於促進兩岸和平統一。」劉曉說。

當前，倖存老兵正在呈加速度凋零，關愛抗戰老兵工作時不我待。朱建軍告訴記者，「我們深感自身力量是有限的，期盼隨着黨委、政府的不斷重視和各地『關愛倖存抗戰工作』的不斷推進、延伸，影響範圍的不斷擴大，能帶動更多的慈善機構與愛心人士加入關愛抗戰老兵的行列，讓全國所有倖存的、生活困難的抗戰老兵都得到社會的關愛、溫暖。眾人拾柴火焰高，讓我們一起攜手，溫暖遲暮的老兵。」

本版圖片除署名外均由關愛抗戰老兵義工周利和拍攝。

「我們不怕死，我們怕被遺忘」

「我死了，能不能葬在盧溝橋？」這是一位抗戰老兵唯一的心願。「我們不怕死，我們怕被遺忘。」這是很多抗戰老兵的心聲。

時光倏忽過，當年爲保衛祖國山河浴血奮戰的戰士們如今已風燭殘年，或已離我們而去，我們紀念抗戰的勝利更不能把這些抗戰老兵遺忘。

從長沙市到瀏陽市，周利和做過21年政協委員，他同時也是一名關愛抗戰老兵的義工。最初跟隨民革瀏陽市委看望老兵，更多是爲了完成任務，但與老兵接觸後，他就徹底改變了想法。

「老兵在風中，我們應當在路上」

「那是位94歲的老兵，孤苦伶仃，身體很差，問什麼都沒反應。最後，問他想對死去的戰友說些什麼時，老人突然一怔，挺直腰板站起來，向後退了兩步，敬了一個標準的軍禮。老人說，比起死去的戰友他們幸福多了。」那一瞬間，周利和含淚按下了快門。

曾經，義工們在山間找到一位獨自隱居幾十年的老兵，但他並不願意承認是老兵。最後，聽到義工說：「打過日本的都算是抗戰老兵時，老人一下子嚎啕大哭起來，哭得像個孩子。周利和後來在日記中寫下：「老兵在風中，我們應當在路上！」

一年365天，周利和有100多天都在採訪和拍攝老兵，他用鏡頭將抗戰老兵定格。

鄧杏生，湖南瀏陽洞陽人。1927年8月19日出生，1942年8月參加國民黨抗日游擊司令部第一縱隊，在湘東多次參加抗日戰爭，

後改編入73軍15師，參加過長沙會戰。1949年4月21日起義投誠參加解放軍。

柳慶禧，瀏陽永安人。1923年出生，1939年參加國民革命軍第73軍，任醫官。經歷了第2次、第3次長沙會戰和浙贛會戰、鄂西會戰、常德會戰、長（沙）衡（陽）會戰、湘西會戰。1949年退役，授上尉軍銜。

懷輝師太，原國民革命軍第9戰區駐衡山後方醫院中尉軍醫。參加過常德會戰、長沙會戰、衡陽會戰。她的丈夫也是一名軍人，在衡陽的一次戰鬥中光榮犧牲。她忘記了戰場上的危險，在戰鬥中曾冒着槍林彈雨搶救過數十名傷員的生命，並因此而獲得過部隊長官的嘉獎。

或許是師太記憶力衰退很多，或許這場疾病對她損傷很大，她已認不出曾來過的義工，記不起自己有幾個師傅，忘了自己在軍中任軍官後戰死沙場的丈夫，忘了自己有個女兒在美國。但她記得自己一家多人在軍中任職，她記得廬山軍官醫院和衡山後方醫院，她記得那些受傷的官兵因藥品短缺只得草草包紮相互依偎在草叢裡，她記得食品短缺器具短缺只能用尿桶裝食物，她記得因相互感染許多士兵就這樣死去……

多年來，周利和拍攝過近300位抗戰老兵，遠至台灣近到湖南。近五年來，很多老兵陸續去世，更令周利和感到時間緊迫，尋訪老兵刻不容緩。他說，「老兵們老了，相對於物質，他們更在乎的是被認可。每一個老兵，都有感人至深的故事，都是一段鮮活的歷史。我希望通過自己的作品，讓更多的人來關注、關愛老兵。」